



伯夷列傳第一事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世故曰列傳

史記六十一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索隱曰孔子系家

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帝

八篇為中微今百篇之內見亡四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

典舜典大禹謨備言有缺亡者也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尚書有

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

器索隱曰言天下者具王者之重器故莊子王者大統傳天下

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

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

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之天下並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索隱曰羊加太史公曰也其上蓋有許由

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索隱曰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

聞由光義至高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

下莊

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

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

可異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一子也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

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

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父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

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

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爾雅云薇薇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

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

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似是有怨耶又疑其云非是怨耶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共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

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餓言餓也

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及盜跖柳下惠與跖同也

名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暴戾恣

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家在山陰大陽

伯夷 叔齊附一

坂華山之北 采薇而食之爾雅云薇薇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

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爾雅云薇薇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

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

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似是有怨耶又疑其云非是怨耶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共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

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餓言餓也

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及盜跖柳下惠與跖同也

名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暴戾恣

皇覽曰盜跖家在山陰大陽

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直者當也。○或音值，非是。○遵何德哉？  
也。○索隱曰：言人無道，行何德而能入下竟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  
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能入下竟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  
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能入下竟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  
而壽終，是賢不遇而飛道長。○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隱曰：論語夫行不由徑。○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子時然後言夫行不由徑。○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比千屈平。○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伍胥之此。○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而遇害為天道之非。○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猶昧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何晏曰：大寒之歲，聚木時死，然後採之。○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死著被須歲寒然後別之。○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在濁世然後知君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子之正不苟容也。○索隱曰：謂若魯桓公，富厚累世不絕，或

白虎 又齊附一

上之青紫者乃影見故文歲寒然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後知松柏之後凋先為此言張本也  
○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解  
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  
也。○若此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伯夷已下雖論伯夷得  
蓋亦欲微見已之著，不巳亦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  
貪夫徇財，烈士殉名，是也。○索隱曰：伯夷已下雖論伯夷得  
而不用於代，卒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見操行廉直。○賈子曰：索  
隱曰：賈子曰：伯夷已下雖論伯夷得  
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索隱曰：伯夷已下雖論伯夷得  
不休故云死權也。○索隱曰：伯夷已下雖論伯夷得  
生而貪者胃也。○索隱曰：伯夷已下雖論伯夷得  
胃即貪之義。○索隱曰：伯夷已下雖論伯夷得  
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索隱曰：伯夷已下雖論伯夷得  
張龍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索隱曰：伯夷已下雖論伯夷得  
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伯夷叔齊雖賢得  
得顯見故已。○索隱曰：伯夷已下雖論伯夷得  
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伯夷已下雖論伯夷得  
瑜而名顯。○索隱曰：伯夷已下雖論伯夷得  
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曰：賈子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群，善凶倚

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伯夷列傳第一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潁水各地理志潁水出潁陽潁潁二縣今有潁上

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春秋管仲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

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

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遂於

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

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

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

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

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

長

管子其吏其夫其子武武也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

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

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吏吾著

燧略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

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日禮二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

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子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

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也管子曰輕重謂貨

權衡相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怒湯舟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

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桓公

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曹管仲因而

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實也管子曰是

周與之姓如此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僭

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子伯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也

晏子傳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以節儉力行重

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而不

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

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厄何

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

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侍然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

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

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

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

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

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

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皇覽曰晏子家在臨菑城其後

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書民閒無有九府

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輒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及晏子春

秋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

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軌

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

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左傳崔杼

殺桓公受嬰入於莊公尸股而哭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

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

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美慕仰介乎仲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輩仲稱賢要乃實慮且不加肩轉禍為

福危言獲全孔賴左杜史忻輒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史記第六十二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索隱曰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

今陳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

屬淮陽郡苦音估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索隱曰按葛玄

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周守

藏室之史也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孔

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戴記亦云然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

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

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跌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

覆蓋相擊隨而去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真不令

欲能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

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  
 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  
 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  
 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  
 矣強為我著書○索隱曰李元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於是  
 老子述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  
 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  
 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  
 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  
 也而近謂現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向西或曰  
 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  
 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  
 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上古好事者據外  
 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  
 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  
 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曰

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或曰儋  
 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同其意義亦並不違

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

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出

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

本邪宗子注曰音鑄注子宮宮玄孫假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文

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

緇儒學○索隱曰按緇音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

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止○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

此是昔人所評光聯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名周周嘗為蒙漆園

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

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

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寓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漁之盜

跖徒篋○索隱曰篋猶言開篋音去劫反以詆訛孔子之徒○索隱曰

皆謂誅許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元黎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鄰氏畏音於

鬼友累音墨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元音

庚元黎子王勅本作庚黎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

司馬彪云庚黎楚人姓名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

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沈

字又音見○索隱曰沈洋洋自恣以適已

養又作養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

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

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

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子欲去○索隱曰音

無汚我○索隱曰音烏故反我寧遊戲汚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汚瀆音

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故鄭之賤臣學術以

干韓昭侯○索隱曰術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

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勅按紀年韓昭

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索隱曰申子

○索隱曰申子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驚權○索隱曰韓子謂權作實重謂為彼細  
之論其所愛則以為借實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  
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為無知而見強辱也況濫博文  
則多而父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順事  
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  
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  
其所以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特以文飾之滅  
其所醜者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感其事端而不言也  
彼自知其計則母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母以其敵怒之○索  
隱曰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閭  
之勇以卑下之謀自蔽於上以致諱怒也自多其力則母以其難  
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欲徵攻趙白規異事與  
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  
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  
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  
則可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謂人於善君初不從則  
且退止待君之除而又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人於善君初不從則  
幾諫即不諱唐於君也

韓子

無別有所擊射射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  
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辯○索隱曰謂人得曠自彌父而周  
澤既渥○索隱曰謂君目道合稱曰已以誠著於君也深計而不  
疑交爭而不罪○索隱曰謂君目道合稱曰已以誠著於君也深計而不  
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  
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  
之所設也○索隱曰謂韓子作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察且  
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  
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  
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  
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  
之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  
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  
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

韓子

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  
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施得罪於  
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常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  
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  
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  
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嗾下有逆鱗徑  
入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  
則幾矣索隱曰幾庶幾也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  
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  
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  
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主欲并  
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  
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  
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韓非子

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于六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梁監門子  
盜於梁曰於趙而遂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  
非所以屬韓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韓非也由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  
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施之於  
之意也胡華反用法檢  
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華反用法檢  
而鞠礪深刻少恩  
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竄西垂莊蒙相  
羽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齊景公

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

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

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

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軍則亂六國時有

讎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問伍之中加之大

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

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

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旦日謂明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

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現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

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

外表波漏。索隱曰音赴什者則其表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

後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音素袍音接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糈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口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宋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

穰苴

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諂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因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備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也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鄆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掛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尚戰國之時故云少褻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強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著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  
 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  
 二人各為隊長索隱曰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  
 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  
 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  
 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  
 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  
 已明而不聽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  
 見且怒且哀大駭懼使使下令索隱曰趣音便曰寡人已知將  
 軍能用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  
 受命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  
 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於是孫子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  
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  
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而  
破覆楚入郢城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書曰  
吳孫子門外大家無武家也去時十里○素隱曰越絕書後百餘  
子實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說吳越上地或後人所錄  
威有孫臏廣生阿鄆之聞廣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常與龐  
涓俱學兵法○素隱曰龐涓思友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  
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廣至龐涓恐其賢於已既之  
則以佞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  
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  
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  
驪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也○素隱曰弟且臣能令君勝田  
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品質○素隱曰貨備也  
田非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駒與彼上駒取君上駒與彼中駒取

君中駒與彼下駒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  
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  
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  
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輪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  
孫子曰夫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捲○素隱曰謂事之難亂紛糾也  
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素隱曰謂事之難亂紛糾也  
也劉氏云控捲則其怒益熾矣○批亢擣虛○素隱曰批音博擣音  
手助相擣則其怒益熾矣○批亢擣虛○素隱曰批音博擣音  
按音請以手擣則其怒益熾矣○批亢擣虛○素隱曰批音博擣音  
也音白被友言擣人相亢也擣者擊也○批音博擣音  
人相亢必須批之被兵若虛則衝擣之○素隱曰謂若批音博擣音  
舊語也○孫子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素隱曰謂若批音博擣音  
以言之也○勢自禁止則被○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  
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衝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  
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素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而  
自救是○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  
十五年○素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  
十五年○素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

也魏興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道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笨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也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為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

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妾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知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其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者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

禮曰吮音七數反又才數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

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

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

廉卒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

子武侯武侯淨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

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

北贊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

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孟門在太行山右太行常山在

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

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能起之

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其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曰呂氏

春秋作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

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

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

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二者皆出吾

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吳起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

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

索隱曰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

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

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

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

六十一

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嬴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法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刑孫臆脚籌策龐涓消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礫事楚死後留權

### 史記第六十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

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大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無

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

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

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

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

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

志穎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

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

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大傅伍奢考問

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

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

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云奔宋無忘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負為人剛戾忍詢音火詭反○索隱曰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謀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今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負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反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貫音響又音古患反謂箭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云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

伍子胥

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交向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江乃吳楚之難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舫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來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勳曰子胥乞食蘇隱曰張勳音人吳為膺備之子作吳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爭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

古鍾離子之國也世本謂之終黎嬴姓之國居巢亦國也梁奔伍子

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

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

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

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

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

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

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

事楚謀其大臣卻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

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

伯州犂其孫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

首絕不得歸索隱曰公子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

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

故吳又王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請之乃歸四

年吳伐楚取六鎮潛六古國卑陶之後所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

昭王使公子囊瓦字子常此南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將兵伐吳

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

也江南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

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

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

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夫概王不聽遂以其屬五

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而前五戰

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首以正反又以井反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

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鄭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鄭公弟

儼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怒其弟殺王與王奔

隨吳王圍隨請隨人曰周之子孫在隨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

王王子綦隨王也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土於吳不吉乃謝吳

不與王始伍負與申包胥為交負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  
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  
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  
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夫夫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  
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  
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  
報音丁老希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  
得道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  
行逆理施事何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  
於秦廷書衣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  
君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索隱曰  
地名在郢外○索隱曰會吳王又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  
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  
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索隱曰在稷縣驪  
吳房餘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吳子  
圍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解在稷縣也 為堂谿氏楚復與吳

伍子胥

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齊○索隱曰  
又音婆○索隱曰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索隱曰  
曰蓋鄱陽也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入其  
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  
軍卻闔廬病剝○索隱曰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  
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踐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晉戰  
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椒○音椒○索隱曰越王勾踐乃以饋兵五  
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越王勾踐乃以饋兵五  
有文種則種姓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妻吳王將許之伍  
文為大夫官也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  
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呂爭寵新君  
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男死問疾且欲有  
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  
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太敗齊師於艾

七十一

陵遂威鄰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  
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  
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  
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  
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剗殄滅之俾  
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  
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  
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  
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  
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  
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  
又復伐齊子胥專復疆諫索隱曰將音皮 遇反沮毀用事沮音自 徒幸吳  
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  
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

伍子胥一

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  
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  
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鏹音錄 曰  
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託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  
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  
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  
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  
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浮  
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張晏  
山在大湖邊去江上不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  
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  
君會之橐臯索隱曰音拓臯 杜預云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  
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破吳兵吳王

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類號為白公徐廣曰湖南哀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知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於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

伍子胥

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亡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爲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開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

也女是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出中

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戶處不言將享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

而享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

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書大恥名垂於後世

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音求須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

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

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讓入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厲真獨忍

諾志復免毒霸吳起師伐楚遂北鞭尸雪恥扶眼弃德

史記列傳第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二人

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

言語宰我子貢索隱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

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人失於邪僻文過也魯孔安國曰魯鈍

柴也愚何晏曰愚由也嗔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此傳序

之亦與論語不同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

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

意度是非蓋美回所以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

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

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

子於衛懷伯玉外寬而內直自矜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於齊晏

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君釋臣而使之臣釋君而事之有道

稱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九德圖義約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

索隱曰大戴記云貽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於魯孟公綽數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

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辨求字子有鄭立曰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

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大夫冉求也

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子曰

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

也兼人故退之鄭立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

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徐廣曰子曰子路下之野人索少孔子

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玃豚冠以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曰

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曰先之勞之後子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

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子曰尚勇乎孔

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

復有聞不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

以定是非唯信一言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好

初晉取素隱曰肇字中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

縕袍孔安國曰與衣狐貉者立而不取者其由也歟由也外堂矣

未入於室也馬曰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富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耒丈人子

路為委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且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

子曰言備子路為蒲大夫子路為之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

目數而已

仲尼弟子別傳

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謹敬勇猛寬以正  
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大清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  
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賁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  
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  
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賁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  
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蕢賁乃與孔悝作亂蕢賁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  
伯如劫埋於廁強與之盟而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  
公奔魯而蕢賁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  
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  
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  
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賁蕢賁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  
請得而殺之蕢賁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賁懼乃下石乞壺廩  
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  
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

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許衛故侮慢之人是時子貢為魯使  
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

宰子字子我鄭立曰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乎君

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

鑽遂攻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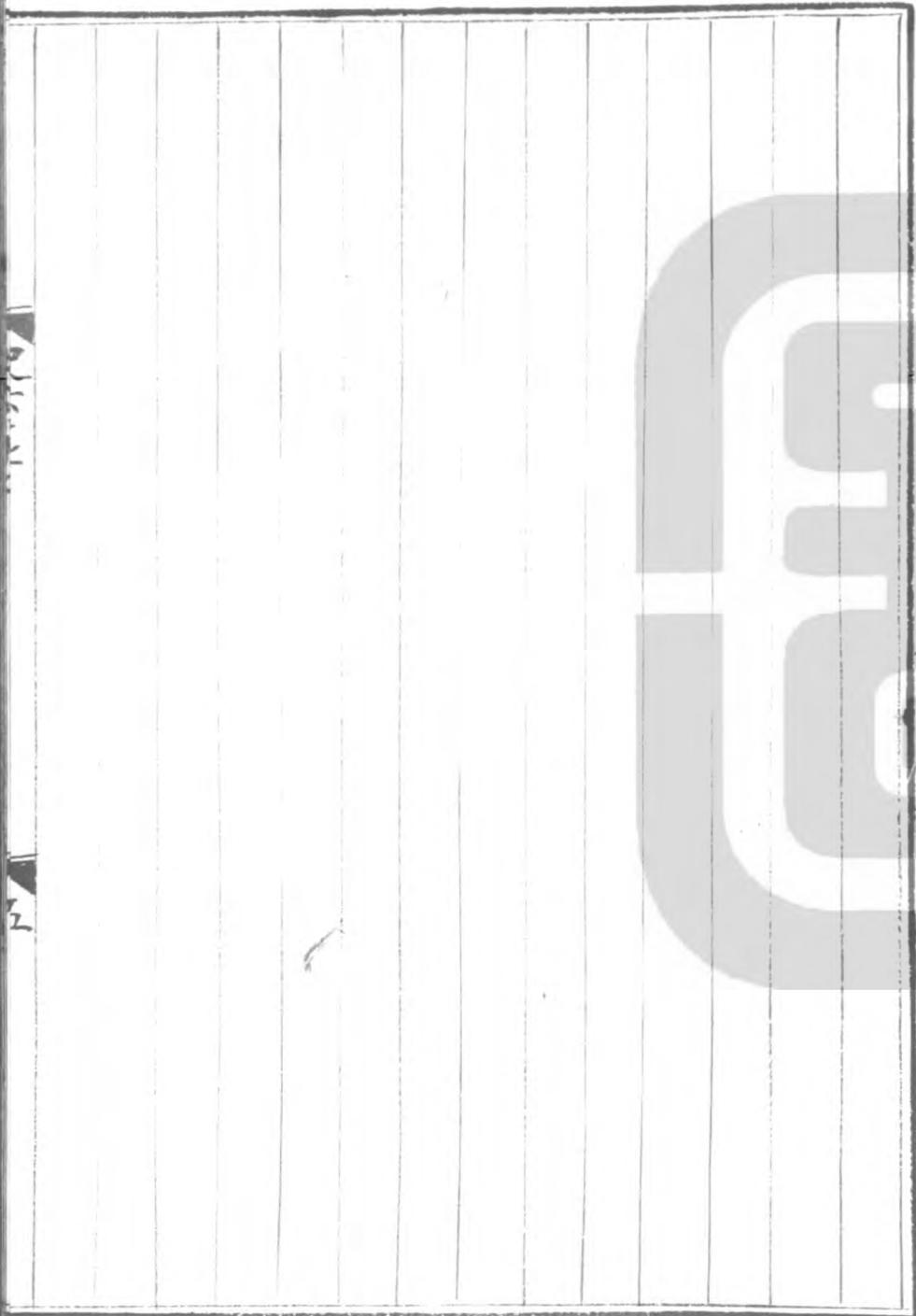
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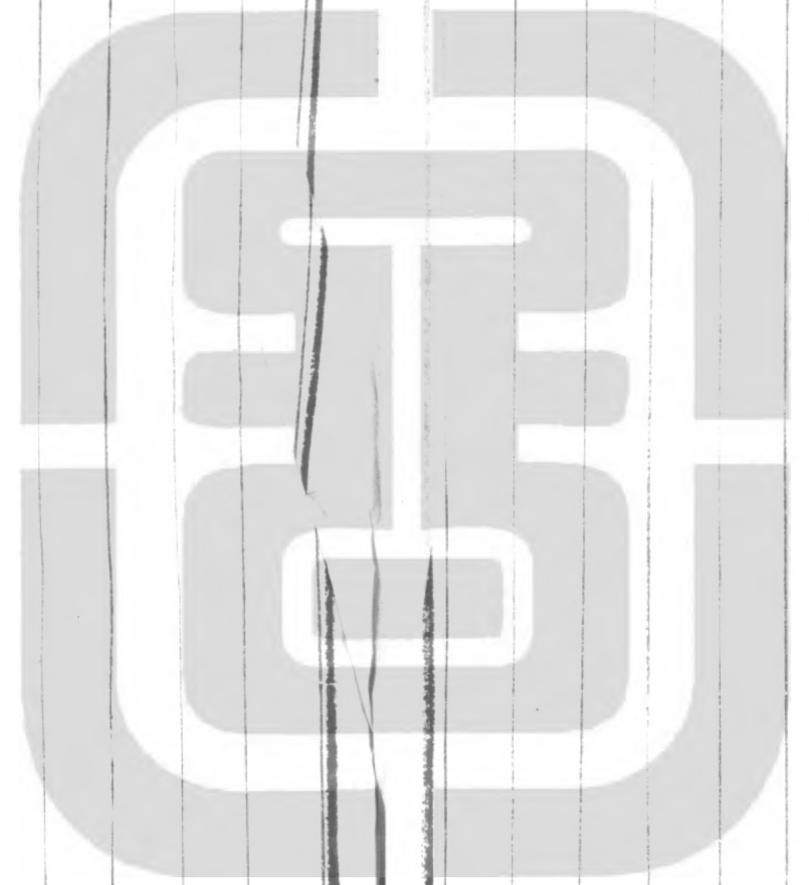
宰我為臨菑大夫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  
 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  
 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  
 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曰瑚璉黍稷器夏  
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  
 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  
無所不從學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  
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  
 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  
之異明以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  
未足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田常欲作亂  
 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  
 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



五

五



五

五

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龍莫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

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太子

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一年則事在越滅吳

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

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

而破○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

而賣之○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轉貨以殖其資也○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

累千金卒終于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

言偃其人○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字子游少孔

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

莞爾而笑○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曰割雞焉用牛刀○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

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

也樂以和人○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孔子曰二三子○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

孔子曰戲以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魯西河內溫縣人也

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絢文也此上二句在衛風碩子曰繪事後素

以素分佈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曰禮後乎

素喻禮故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

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西河有子夏石為魏文侯師

在志而此也亦其陳也其子死哭之失明

顯孫師陳人

子張問干祿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子曰九過也疑則闕之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尤

仲尼弟子列傳

危者關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亦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不可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

然在前有輿則若倚於車軌子張書諸紳

如期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

在家必聞

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人在國及家必達

不疑色行則此言後人也後人假仁者之

曾參南武城人魯更有此武城攻言南也

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姓滅明名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

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德行不由徑非公

日四

事不見卿大夫其包氏曰言南游至江澹臺湖即其遺東南有從

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

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

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

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惡也正德家語少孔子

密不齊字子賤以安國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

同之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

子賤齊所安事者三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家語云不

齊所安事者三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

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六歲子思問取孔子曰

國有道穀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國無道穀取也在其朝食其祿是

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如勝人也代

原憲亡在草澤中語云隱居簡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

仲尼弟子列傳

窮閭過譏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

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慙不擇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孔子曰長可妻也雖

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魯人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其

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

地行舟為夏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曰禹

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其身容出孔子曰

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

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貴有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曰安國

言見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尚安國曰請言之玷不可

為也南宮讀詩至此三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哲哀字季次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公哲克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

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

曾蒧音字哲曾蒧音字哲知待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人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蒧

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遺歸於

夫門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周氏曰善蒧

顏無繇音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

六歲故此傳云父子與時事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

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

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

行○孔安國曰鯉之後不可徒行○鯉子也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

音寒曰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音自莊傳燕人周子家

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

王于中同同傳菑川人揚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神泥弟子列傳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少孔子二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

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邑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

未熟習而使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孝

政所以賊害人○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孝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佞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

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魯人也周蒧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

夫子固有惑志○信諸志子路也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

能辯子路之無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僚孔子曰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

言也○孔安國曰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

得無訥乎○孔安國曰曰行仁難言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

牛兄相贈將為亂牛自朱來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

李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齊人曰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

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圃五穀曰穡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

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

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稼樊遲

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魯人曰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

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

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

不以禮為節亦不可少行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

非義也以其言恭近於禮遠取辱也孔子既没弟子思慕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没弟子思慕

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

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

仲尼弟子列傳

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昨

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

孔子使之齋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又夫子

五男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

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

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請益曰與之庾六斗曰十

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

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用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國曰司敗問

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祺曰吾聞君子

不黨君子亦黨立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

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匪非

君娶之當稱吳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

如諱曰孟子

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

梁鮪一作字叔魚少孔子二十孔子家語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魯人也

冉孺字子魯一作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慶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自子石以右三十五人

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

者紀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惟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顯

鄭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魯豐當此三人之數皆不見增益

始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

顏高字子驕

公祖句茲字子之

漆雕哆音赤字子斂鄭玄曰

漆雕徒父

仲尼弟子列傳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

商澤家語曰

石作蜀字子

任齊字選鄭玄曰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

右處字子里鄭玄曰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

奚容蒧字子皙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

顏祖字襄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

鄒單苦堯字子家徐廣曰

句井疆鄭玄曰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

原亢家語曰藉亢字藉

樂歆字子聲

廉潔字庸鄭玄曰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謂魯人少孔子五十而訪之。

顏何字舟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哲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邾莒字子斂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邾莒字子斂。又魯國作邾邾莒字子斂。邾莒亦邾漢譯成之。邾氏作邾莒邾莒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賤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字子上家語曰魯人。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歲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

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字藉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

姓文字來取論語弟子問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在陬鄉異能就列秀士昇堂依仁遊

藝台志同左將師宮丑宜琳鄉惜哉不霸空日素王

史記第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